

非常记忆

生命礼物

文/李晓

我与退休的宋哥,第一次交往是在一群男人相聚的酒桌上。那天,一群男人在酒桌上演绎了人生百态:有叽咕咕着耳语谈生意业务的,有搂搂抱抱称兄道弟发誓一辈子把友谊维护下去的,有喝到高潮手舞足蹈的,也有妙语连珠劝别人一杯一杯喝下去而自己偷偷把酒倒到地上的。只有宋哥,一个人默默吞下一杯又一杯酒,喉咙似漏斗。我感觉宋哥这人可交,于是坐到他身边,陪他喝酒。

那天晚上喝酒的男人们散去后,我陪宋哥走了好长一段路。城市的夜色已经阑珊了,宋哥在一棵披挂着长长胡须(树的气生根)的榕树下跟我道别说,你回家休息吧,好好睡一觉。

我与宋哥就这样一路交往了下来,轻轻松松,毫无障碍,能量互补。

宋哥总是笑眯眯的样子,我很少见到他急。宋哥脑门儿宽,眉宇宽,脸盘宽,我感觉他心胸也豁达。

宋哥是一个家务男人,几乎天天上菜市场,打酱油买盐巴,买葱蒜蔬菜瓜果,在厨房哼着小调给妻子做饭菜。妻子是一家企业的副总,不喜欢应酬,回家吃饭总要提前跟丈夫打声招呼。这么多年了,宋哥熟悉妻子的脚步声,往往就快到家门,门就被宋哥吱嘎一声打开了。

三年前,宋哥的儿子研究生毕业后,在省城一家大型企业工作。宋哥这辈子最得意的东西,就是这个宝贝儿子。儿子身材高高大大,继承了爸爸妈妈的优点,就是稍微内向了一点。

两年前的某一天,儿子回家说,嗓子总爱发炎,尿也少了,总感觉憋着。宋哥起初也没在意,就去药店买了治疗嗓子炎症的药让儿子吃。但几天后,儿子的病更严重了,浑身无力,面部浮肿,垂着两个乌青的大眼袋。

妻子请了假,和宋哥陪儿子去医院检查。那真是一个天塌地陷的日子,医生也埋怨说,怎么不早来啊,尿毒症……

宋哥摇摇晃晃从医院出来,居然忘了还在医院走廊椅子上坐着的儿子。哗啦啦啦啦,宋哥恍惚感到,医院里的窗玻璃,都碎了一地。

妻子抓住宋哥的手,求他:“老宋,你可不要先倒下了!”宋哥稳住身子,点点头,泪水还是一下涌了出来。

苍老憔悴,有时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宋哥忽生白发,如同夏天到来的一场雪。宋哥慢悠悠的性格,也是一夜之间转变的,他急性子了。怎么不急,那是和悬在儿子头顶上张牙舞爪的病魔

拼了老命赛跑。

儿子开始了每周一次的透析,那是宋哥和妻子撕心裂肺的过程。

儿子虚弱之极,气喘,上医院三楼也感觉吃力了,宋哥就背着儿子上楼。儿子的瘫软身体靠在爸爸背上,但还是热乎乎的。宋哥想,儿啊,只要能够这样背上你一辈子,我也愿意。

儿子伏在家里23层楼的阳台上,眼神有些迷茫。宋哥感觉有些不妙,他站到儿子旁边,笑眯眯地说,“好好活下去,你是我们的儿。”儿子一下背转身去。

有天,儿子趴在阳台上对爸爸说了一句话:“爸爸,我对你保证,我不会去死……”

宋哥轻轻地拥抱了儿子,说:“对头,这才是我们的乖儿子!”

宋哥儿子的病,需要肾移植。但配型合适的肾源,医院回复说,太难等到了。

妻子小声说,“老宋,看看我俩的肾合不合适,就给儿子送一个,是我俩把儿子的命带到世上来的,我们得为他的命一直负责下去。”

宋哥的身子抖了抖,妻子泣不成声。

宋哥倒头就睡,当然没睡着。第二天一大早,宋哥早早叫上妻子去医院检查,看自己和妻子的肾哪个适合儿子。他站在医院墙外许愿,老天长眼,把自己的一个肾好好地送给儿子。

一检查,宋哥的肾,和儿子配型合适。妻子一头扑进他怀里:“老宋,谢谢你……”

得知爸爸要把一个肾送给自己,儿子拉住爸爸的手说,“爸爸,我不要,那是你的肾,真的不要了。”老宋大声对儿子说,“什么你的我的,我的不是你的吗。”

妈妈开导儿子,“爸爸送你一个肾,没啥影响。”儿子终于被妈妈说服了。他说,“爸爸,谢谢你,我要对得起你给我的肾。”

手术很成功,宋哥从手术室推出来,当时满面发青,但4天后就恢复出院了。面色苍白的儿子,在得到爸爸的肾以后,脸上逐渐有了红润,心情也阳光了起来。

儿子还要终生服用抗排异的药物,他同爸爸拉钩说,“我要好好地活着,做你的好儿子。”宋哥对我说,他这一辈子,送给儿子最大的礼物,就是给了他一个肾。这是一个爸爸,再次送上的生命礼物。

小说品读

杨狗

文/程广海

乡下不少人的名字很接地气,像二狗、三蛋、八斤之类的,不足为怪,杨狗就是一例。

这人鬼精,精瘦,瘦如柴,亮发顺躺在头上,村里人戏称像狗舔的一样。因为姓杨,就这,喊开了他的外号。他浑身拿不了四两重的物件,轻飘飘出不得重力,又没有媳妇,故三十而未立。老队长可怜他,寻了个轻巧活路,就让他到牲口院里喂牲口。

活儿清闲,没事就抱了厚厚的发黄破书看。看书前,他一成不变的老习惯,先用袖子擦了板凳,吹吹土坯上的灰尘,正正衣襟,尔后,板正地坐下来,样子极其神圣。我们常去打搅,他佯装不理,待走进时,便跳起,大喝一声,吓得我们连忙往回跑。他黄瘦的脸上出现细细的微笑,极亲切温柔地飘来一句:“小熊孩子们,还来不?”

漫长的冬季,寒冷而又难挨,我们一帮小孩子们就溜到生产队的牲口院去。一为烤火取暖,二为听杨狗讲些稀奇古怪的民间故事。红红的火堆飘着淡淡的火苗,伴着牲口嚼料的杂声,杨狗咳上一二声,用手扶扶鼻子,就像集上说书的开场子一样:“熊孩子们,听着……”

转眼春上,日子愈难打发了。榆钱儿还没长成个儿,就被捋了个精光,撒下赤条条的树枝在风中可怜兮兮。春天的杨狗愈加精瘦,懒得连眼皮也不翻一下。我们几个孩子呢,就缠着他讲些志怪故事。他挥挥手,瞪着硕大的眼珠说:“不讲了!”就把那些胆小鬼吓跑了。我呢,还缠着他,他把我拉到一边,说:“想听,晚上没人的时候给我送个窝窝来。”

后来,娘知道了这件事,娘说,我拿给杨狗的窝窝,他一转手就给了小全。

小全是我们队里一个寡妇的儿子。娘不喜欢那个女人。

我们依旧到杨狗那去玩。夏季,躺在牲口院的地上,如水的月夜把柔柔的光线铺洒了一地,阵阵微弱的风轻轻飘过,惊醒了月光的梦。我们就坐在杨狗的身边,流着口水想象着若干年后,他说的电灯电话白馍大肉的好日子,该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呢?

有一天,吃晌午饭的时候,人们端着饭碗跑到街上说着杨狗的事。听说早上牲口院里一匹马惊了,他就紧接着拦挡,他怕牲口伤了别人,给队里无法交代,就拼命地挡。后来,那匹马疯了似的乱窜,马蹄子踩在他胸口上,吐了几口血,还没有拉到医院,他就死了。

娘说,怎么就平白无故的死了呢?

在给杨狗穿衣服的时候,人们见小全的娘从家里拿来一双新的条绒布鞋。她忧郁的目光和隆起的身子笼罩着淡淡的悲伤。这一切,村里好事的人再也没说出什么闲话来。

只是叹息杨狗和小全的娘命不济。

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
与成娜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与成娜于2024年6月19日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将其对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酒厂(内蒙古宝贝河酒业有限公司)债权的债权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成娜。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转让资产情况如下:

基准日:2024年4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抵押人名称	本金	利息	孳生息	本息合计
1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酒厂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酒厂	4,508,000.00	5,118,373.73	3,765,739.97	13,392,113.70

成娜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成娜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
成娜
2024年6月21日